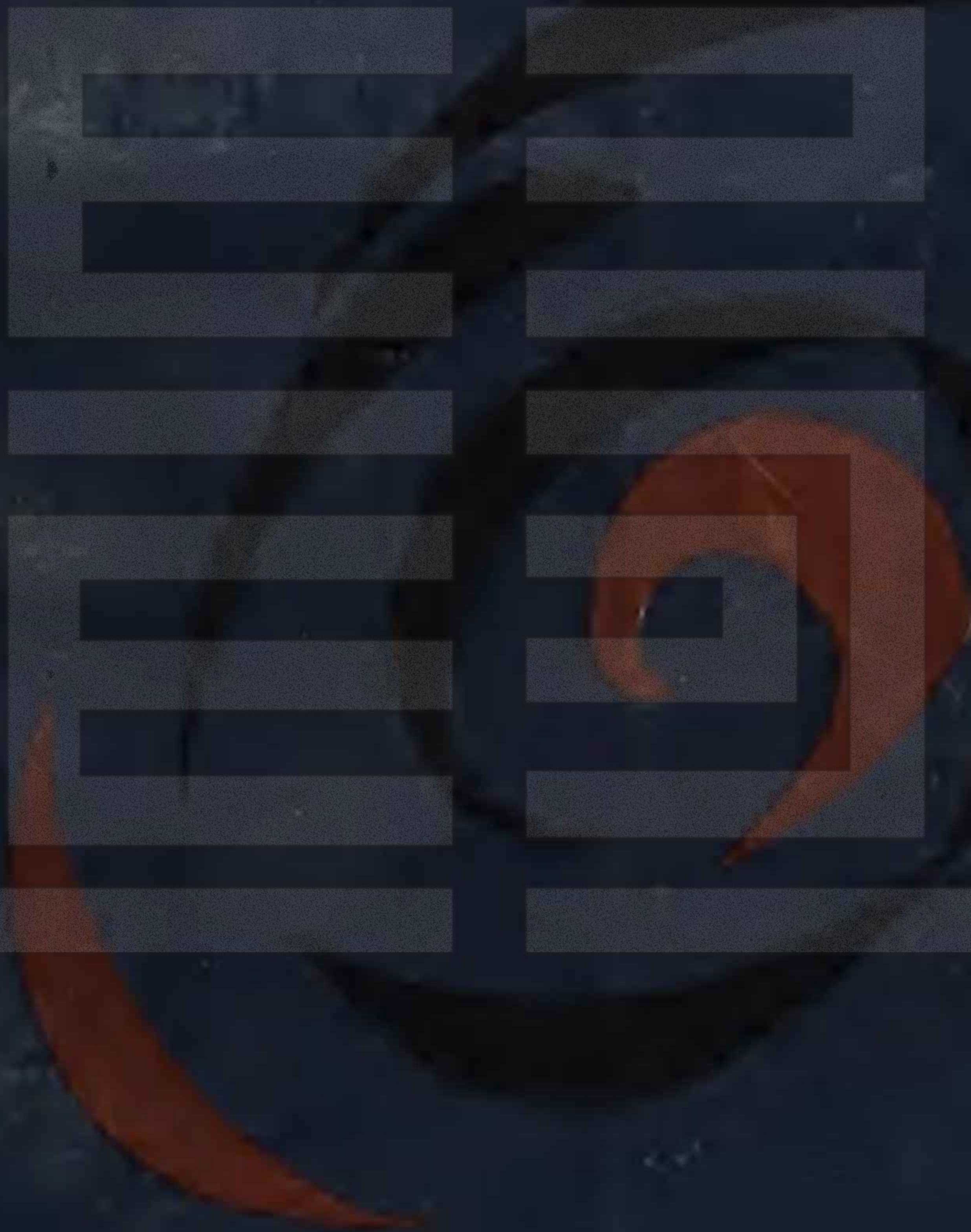


野馬渡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

野 马 渡

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乌鲁木齐市建中路 54 号)

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

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,5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268 定价：1.10元

目次

·电影文学剧本·

野 马 渡.....白 练 (1)

不平静的心巴克.....卡斯木·吐尔迪 张森堂(165)

·电视文学剧本·

莲花湖的传说.....李志范 (78)

沙 哈 曼.....冯世栋 小 成(113)

天山小金鹰.....赵 清 戈壁泉(231)

牡 丹 湾.....白 梦(279)

野 马 渡

白 练

1

天空。阴霾、昏暗。秋风呼啸。乌鸦乱飞。远处天际，硝烟滚滚。

字幕：一八七一年，伊犁平原。

伊犁河水奔腾、咆哮。巨浪拍击河岸，浪花四溅。

河岸茂密的红柳，迎风摇曳。

红柳丛中，一个维吾尔姑娘，搀扶着一个维吾尔老人，在仓猝、艰难地奔逃。

一棵大柳树下，姑娘扶老人依树坐下，撩起面纱，擦去额头上的大汗珠。

老人面带病色，喘着粗气：“塔什古丽，我，我怕不行了……”

“爸爸！”塔什古丽扑向父亲的怀抱。

老人亲昵地抚摸着女儿散乱的小发辫，两颗泪珠落在她的头上。

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

一对野雉扑打着翅膀，从红柳丛中飞起。

塔什古丽警觉地站起，向远处张望。

远处，沙俄军官索福齐斯基骑着大白马，在搜索。他抬头望见远处的大柳树，回头大叫：“伊凡，伊凡，快点跟上来。”

“来啦，上校！”年老的马夫伊凡，喘着大气，蹣跚小跑。

塔什古丽惊慌，忙扶老人。

老人推开女儿，摆摆手说：“孩子，你快走！”

“爸爸！”塔什古丽满脸热泪，摇动着老人的双肩，“我不能离开你呀！”

老人挣扎着站起来，取下身上的褡裢，搭在女儿身上，又从腰间拔出闪亮的短刀，急切地说：“拿着，有用。我们不能一起送命，你快走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大白马已经来到大柳树下。索福齐斯基跳下马，狞笑着：“你想逃走？哈哈，好一个姑娘……”

塔什古丽昂首挺立。

索福齐斯基眼露凶光，拔出手枪，向塔什古丽逼近。

塔什古丽怒视。她突然一抬手，抛出短刀。索福齐斯基嚎叫一声，手枪落地。

老人立刻拉着塔什古丽，奔向大白马。他扶女儿上马，回头一看，索福齐斯基正伏身捡手枪。老人猛抽大白马，转身扑向索福齐斯基。

枪声起，老人着弹。他捂住胸膛，又扑过去。二人扭在一起。

塔什古丽勒转马头，来救老人。

索福齐斯基推倒老人，又向塔什古丽描准。老人猛然站起，拼力托起索福齐斯基右手。

枪响了，子弹飞过塔什古丽头顶。

“孩子，快跑，别——管——我——”

“爸爸……”塔什古丽扬鞭抽马，挥泪而去，奔入红柳丛中。

索福齐斯基连连开枪，追赶而去。

伊凡踉跄跑来，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老人，吃惊地划着十字：“我的上帝，他又杀人了……”他急忙扶起老人，轻轻摇动。

老人微微睁开双眼，喃喃着：“塔什古丽……野马渡……”又慢慢闭上了双眼。

伊凡叹息着放下老人，发现地上的短刀。刀柄上的三颗红宝石，闪着红光。他捡起短刀，两眼直视远方，若有所思地：“塔什古丽，塔什古丽……”

红柳丛中，大白马在奔跑。塔什古丽紧贴马背，褴褛的衣衫和轻柔的面纱在马背上飘动。

身后传来几声枪响。

伊犁河水在咆哮。

2

大白马迎着秋风疾驰。马蹄飞奔。

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。

崎岖蜿蜒的山路。

万山丛中，一条大河劈山奔流。

陡峭的河岸。激浪拍打着岸石。

一条粗大的钢丝缆绳，飞跨河面。

一只渡船，停泊在码头。

大河对岸一座孤城，烟雾缭绕。

城门上，古老的中国式钟鼓楼，清晰可见。

青砖大城门。

城下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

片头：野马渡

3

城门口，出城的人络绎不绝。赶牛车的，骑毛驴的，吆车牵马的，背筐提篮的，头顶饕盘的，男女老幼，携儿带女，向渡口走去。

渡口码头前一所卡伦^①。一个清军士兵在卡伦前大声吆喝着：“哎，要过河的，都拿出路票。没有路票，不准过河，不准进城。这是城防官新立的规矩。哎——都拿出路票，尤奴斯大人新立的规矩……”

另一个清军士兵在察看路票，放行。

渡口上，人们陆续登上渡船。

老艄公沙迪克在船尾摆弄着尾橹。他直起身子，看看船

上已上满了人，嘻笑着大喊：“沙——比——，打开锁子，开船喽！”

助手沙比提翘起小胡子，嘻笑着掏出钥匙：“哎——来喽——”打开了纤绳上的大铁锁。

“好啦，乡亲们，该坐着的别站着，该站着的别坐着。看好孩子管好羊，要开船啦！”老艄公逗趣地喊着。

船上发出一阵笑声。

“哎——沙迪克大哥，等一等呀……”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，匆匆来到卡伦前，一面交验路票，一面朝渡船高声喊叫着。

清军收起路票：“好啦，走吧！”

“你不能收了呀，我还要回来。你没见那上面写着三个人吗？”那人嚷嚷着。

城门口冲出一匹大白马，一个头戴面纱，身背瓢葫芦的姑娘骑在马上。来到渡口，姑娘翻身下马，揭开面纱，叫了声“爸爸！”解下瓢葫芦，递给沙迪克。

沙迪克微笑着：“塔什古丽，瞧你这孩子，风平浪静的，要什么葫芦！”

船开了，塔什古丽含着微笑，挥手送别。她美丽的容貌，立刻吸引了全船人的视线。

“沙迪克大哥不是没儿没女吗，哪来个这么漂亮的女儿？”一个中年汉子说。

“嗨，世上的好人，真主是会赐福的，”一个老婆婆说，“这姑娘是去年打伊犁逃难来的，沙迪克收养了。”

“哦——”

渡船的滑轮紧扣粗大的钢丝绳，徐徐滑动，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
沙迪克矗立在船尾，得意地笑着，摇动尾橹。渡船徐徐移动，冲着激流，进入河心。

船下，河水翻滚，似脱缰的野马，撞击着船头。

船上，议论在继续。

最后赶上船的司马义阿吉，捋着八字胡，轻蔑地说：“这姑娘，这姑娘，好象是伯克府上的歌手。”

“阿合沙哈勒^②，你人老胡子白的，光说邪话。”老婆婆忿忿地说，“人家是强逼着拉去的，你咋不说呀！”她翻了翻白眼，转向沙迪克，“伊犁飞来的百灵鸟，落在了你的房檐上，真主的造化呀！”

“是呀，我老汉快六十了，没想到真主赐了个好女儿，真高兴呀。”沙迪克眉开眼笑，清清嗓子，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调：

河水哗哗流哟，
船在水中游。
要问贵客哪里去哟，
进城看岳父哟。

老汉笑开颜哟，
叫出俊丫头。
快看看标致的小伙子哟，
丫头含羞低下了头哟……

欢快的歌声，引起满船欢笑。

“沙迪克，你真有意思，哈哈……”老婆婆擦着眼泪说，“你的女婿也快登门了吧！”

“快啦，就在这两天。”沙比提笑着说。

“是哪个小伙子？”

“塔力甫！”

司马义阿吉转动着眼珠子，非常恭维地：“恭喜大哥！恭喜大哥！”

4

万山丛中，一个英俊的维吾尔青年，身背要塞步枪，骑一匹大青马，赶着两头大黄牛，缓慢地走着。他不时抬起头来，望望烂漫的山花，看着晴朗的天空，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。

5

崎岖的山路上，驼铃叮当。一支俄罗斯商队在缓慢进发。

驼背上，沉重的货箱在摇晃。货箱上标着“白糖”、“套鞋”、“棉布”之类的字样。

一长串骆驼，摇着大驼铃走过。

骆驼队的后面，走着庞大的马队，一群穿着五花八门的货帮。

一个头戴白色假卷发，身穿风衣，戴着大墨镜的贵族大老板，走在最前面。他催马奔上一个小山岗，摘下墨镜，举起胸前的望远镜，向前眺望，烦躁地说：“真讨厌，大山挡住了视线，一点也看不远！”

“别着急，彼德罗维奇。”身旁的副队长亚历山大诺夫说，“根据我的判断，野马渡没多远了。”

彼德罗放下望远镜：“在俄国，你是地理通。这儿，是中国……”

“军人的判断力，在哪儿都一样。”亚历山大诺夫拉开牛皮公文袋，抽出一份地图，“况且，还有地图。”

“啊，军用地图。”彼德罗看着地图，喃喃说，“不过，这东西只能留在牛皮袋里。现在，我们是商队，货帮……”

对俄国来说，商队和军队，使命是一样的。”

“不，现在，你必须是个商人！”

“从职责来说，您是队长，倒更象个商人才是。彼德罗维奇！”

“放心吧，在学校，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演员了……”

商队拐过一个山弯，骆驼叮当走过。

一个队员和老马夫伊凡留在路边，钉置一只铁制的小型路标。

伊凡不耐烦地：“钉这玩意儿有什么用，还怕回来时找不到路？”

傻瓜，我们只有前进，没有后退，你还想回来？这是留给后面的！”队员说。

“后面还有人？”

“多着呢！”

“上校可没说过！”

“伊凡，你小子不想活啦！”队员停下手，神秘地，“他呀，如今是商队队长，大商人彼德罗。懂吗？”

伊凡面露惧色，吐了吐舌头，急忙钉下路标。

6

渡口上，渡船已经靠岸。司马义阿吉凑近沙迪克，小声问：“大哥，下一趟船几时来？”

“三天以后。”沙迪克说。

“为啥要三天？”

“沙迪克大哥家明天就过喜事啦！”沙比提说。

“哎呀，大哥，你可要等等，我还要回去。”

沙迪克开玩笑说：“什么魔鬼缠住你啦，这么着急！”

“别开玩笑啦。我要迎客接亲戚，你一定要等我，船费加倍。”司马义阿吉掏出叠“天罡”^③。

“亲戚？”沙迪克问。

“是呀，大掌柜的，货栈的主人……”

“哦——”沙迪克推开天罡，“谁要你的钱，我等着就是了。”

7

山路上，司马义阿吉正右手按胸，向彼德罗深深躬身施

礼：“沙皇陛下的臣民，驻野马城商约司马义阿吉，向尊贵的彼德罗先生问好！”

彼德罗眉开眼笑：“阿哈，亲爱的商约先生，您好呀！”

司马义阿吉跨前一步，谄笑着伸出右手。

彼德罗面露厌情，忙用右手捂胸，佯装还礼：“先生前来迎接我们进城，不胜感激。”

司马义阿吉尴尬地缩回手，脸色突然蜡黄，颤巍巍地：“彼德罗先生，情况有变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彼德罗惊问。

围拢来的商队队员，有点儿慌乱。彼德罗不满地扫了一眼。

“镇静。都给我散开！”亚历山大诺夫驱散了队员。

司马义阿吉小声说：“清军八旗的一个营开进了野马城，渡口上设了卡伦。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彼德罗吼道。

“还实行了路票。没有路票，不准过河，也不准进城……”

彼德罗一把揪住司马义阿吉衣领：“你这个兔崽子，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你的情报太不准确了！”

“嘿嘿，嘿嘿嘿，是的。彼德罗先生，太不准确了……嘿嘿嘿……”

亚历山大诺夫拉过司马义阿吉，问道：“商约先生，你确实打乱了我们的计划。你想想，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”

“嘿嘿，有，有……”司马义阿吉急忙掏出路票，“这是花大银子，从伊西卡手里弄到的。”

彼德罗接过路票：“伊西卡？伊西卡？”

“是伊西卡，野马城的副阿奇木。”

“三个人，才三个人！”彼德罗皱起眉头。

“彼德罗先生，您别着急呀。”司马义阿吉诡秘地说，“蛇头进去了，不愁身子进不去。”

“嗯！”彼德罗点头思索着。

8

骑大青马的青年，赶着黄牛来到渡口。

“喝，两条好牛！”沙迪克说。

“一条是给您的，大伯。”

“塔力甫，我已经有了。”

“有了，也得收下。”

“收下吧，沙迪克大哥！”沙比提说。

“开船吧。”塔力甫说。

“再等等，还有人。”沙迪克说。

9

野马渡城里。

古老的土屋，整齐的铺面，街道两旁的地摊上，堆放着大堆大堆的葡萄干、桃皮子、杏干等干果。瓜摊上堆着大个儿的哈密瓜。馕房子、饭馆子、烤肉摊上，一片叫卖声。踩软绳的、变戏法的，正在表演。男人们伸着脖子在观看，小

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女人们蒙着面纱，在远处张望。

高高的礼拜寺尖塔上，头缠塞来^④的阿訇，在高声宣礼，呼唤人们去礼拜。

彼德罗骑着大马，缓慢进入闹市。

司马义阿吉跟在后面，在大声喧嚷：“大掌柜彼德罗先生来到，大商队随后就到啦！”

伊凡牵着两峰驮着货箱的骆驼，东张西望。

彼德罗时而挥手，时而微笑，一副得意、高贵的神态。

一间铺面里，商人艾比布打开丝线把，从每把分出一些，又凑成一把，捆起来。

一位大娘走近柜台：“掌柜的，买把丝线，要黑的。”

“噢，阿衣汗大娘。我就知道您要来买丝线，正给您准备呐。”艾比布递过一把黑丝线，“杭州货，多鲜活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便宜，”艾比布伸出三个指头。

“哟江，这么贵。不是一个天罡吗？把子这么小，又涨价啦？”

艾比布一抬头，望见彼德罗一伙走过街心。他绕着手，高声喊道：“喂，司马义阿吉，大掌柜带来什么货呀？”

“有几百种，多着呐，都是上等货。”

“啥时候开张？可别忘了我呀！”

“忘不了。你到货栈来吧！”

阿衣汗厌恶地看了一眼彼德罗：“掌柜的，丝线……”

“不卖啦，我不卖啦！”艾比布一把夺回丝线，立刻跳出柜台，推开阿衣汗，关上铺门。

阿衣汗惆怅地张望着。塔力甫挤过人群，走了过来。

“大娘，您在这儿。”

“孩子，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俄国商队，货帮。”

“又来骗人，呸！”

塔力甫掏出两把黑丝线：“大娘，这个……”

“太好了，我正想买呢！”

塔力甫又掏出一块雪白的丝头巾：“给，给塔什古丽……”

“孩子，嫁妆都齐备了，啥也不缺。这个，留着，到时候你亲手给她！”

10

货栈的大客厅里，坐满了商人，一片谈笑声。

司马义阿吉挥舞手势，恭敬地说：“彼德罗先生不辞辛苦，远道而来，给我们送来了丰盛的货物，也带来了友谊。这是我们野马渡商界的荣幸。我代表大家，向尊贵的彼德罗先生致意！”说着，躬身施礼。

彼德罗欠身还礼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诸位同行先生，我们俄罗斯商人同你们塔兰奇人^⑤有着深厚的友谊，我们一向是携手合作的。诸位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吧！”

艾比布兴奋地：“真是荣幸，真是荣幸。彼德罗先生，我要十箱子套鞋，一百匹花布，还要一些白糖……”

帐房亚森，郑重其事地落在了帐上。

“有肉大家分着吃，你不能一个人独吞！”一个商人大

叫起来。

“不能独吞！”别的商人也嚷嚷着。

“诸位先生”，彼德罗摇晃双手，“诸位先生，别担心，货物很多，够你们买的。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为了我们的友谊，这次批发打七折，而且，先赊货，等你们销了货再交钱。”他右手向司马义阿吉一摊，“这，是商约先生的一点面子。”

商人们顿时活跃起来，争先恐后报帐购货。

11

一座矮土墙的小院里，笑声朗朗。

院内葡萄架下，塔什古丽坐在小土炕上，手拿一块深黄色方巾，正在飞针走线绣花。一群维吾尔族少女，同她嬉闹。

索菲娅抓起方巾一角，俏皮地：“你绣的是什么呀？”

“你没长眼睛！”塔什古丽夺下方巾。

“噢，对了，是‘卡斯围腰’。”索菲娅眨眨眼，“给谁绣的？”

“给你的！”

“哎呀，我又不是塔力甫！”

姑娘们一阵欢笑。

塔什古丽两颊绯红，抿着嘴，也羞答答地笑了。

大门口传来一阵争吵声。

“我女儿告了假，为啥老缠着她？”